

卷五

建置 城池
廨宇 庶政
倉場 驛鋪
郵電 津渡
水利 橋梁

臨海縣志稿

第四冊

臨海縣志稿卷之五

建置

城池

縣城 附郭按舊經周迴一十八里始築時不可攷宋太平興國

三年吳越歸版圖隳其城示不設備所存惟繚牆後再築慶歷

五年海溢復大壞部使者田瑜以聞詔新之乃命太常博士彭

思永攝州事命縣令范仲溫等分典四隅從事蘇夢齡等總其

役三旬而畢

赤城志 蘇夢齡記自昔天下有大菑大患民敝且死而仁人任職能禦捍之者未嘗不見於文辭也慶

歷五年夏六月臨海郡大水壞郭郭殺人數千官寺民室倉帑財積一朝掃地化為塗泥後數日郡吏乃始得其遺毗於山谷間第皆相嚮號哭而莫知其措主計田侯瑜聞之震驚亟乘傳而至籲衆感而視之問其食則糠覈而臭腐焉問其衣則藍縷而顛倒

焉問其居則草萊而漸洳焉橫屍塞於衢窮盜充於郊乃喟然曰
茲不可以久生矣繇是移文其鄰貿遷用度以衣食之相奠厥居
躬自安輯然後民知其可造之漸且先以章言狀朝廷得章而憂
蓋以水不潤下之沴因以必復之責屬於外臺故所請亡不獲於
時司憲王侯芟亦接跡而會焉始相與言曰茲殆小康矣今可圖
其大者於是始議城之俾監軍王世雍錢塘從事曾公望慮其事
度高厚攷徒庸籍糗糧訂材用將以授於有司然思夫臨之以爲
成命者非擇賢則莫可遂請以太常博士監新定郡彭思永權守
之秘書丞定海宰馬元康爲之貳已乃量功命日屬役賦丈分僚
職而帥焉繇西北隅以黃巖令范仲溫專掌之從事趙充參綜之
西南隅以臨海令李旬專掌之從事蘇夢齡參綜之東南隅以甯
海令吳庶幾專掌之從事褚理參綜之東北隅以臨海尉劉初專
掌之決曹魏中參綜之其址周環數里而四隅三面壤界相屬惟
北面以破山而闕焉城制雖存然實巨防也中以仙居令徐赴專
掌之獄掾宗惟一參綜之又命司邏喬筠邢昭素宋世隆迭番譏
呵以警非常會世雍換丹陽而新監軍胡禎代終厥緒彭侯感厲
撫綏諸大夫各祇所職役徒忘勞三旬而成羣議又曰城則信美
矣然萬分之一復罹水災而激口差久則懼其或有頽者不若周
之以陶甃則庶幾常無害歟外臺然而行之曰雖重疲吾民其利
至溥也已惟黃巖令曰陶甃雖固猶未如石之確也乃請兼用石

役將興田侯親按勉之士志增倍主計李侯仲偃司憲李侯雖領
部惟新而實協心同功良無間然新將元侯通守黃侯繼以循吏
之選懷保捐瘠而慮忠計遠一方究度背春涉冬厥墉甫畢論者
咸曰休哉仁人之經營也始終之畫無一不適於宜費貲不踰千
萬而國之大事立焉使斯民知免於禍而日就蕃育其施何如夢
齡不佞雖知此徽烈當書太史而欲有以永台民之傳故妄志其
大略云

明年元守絳至迺因新城增壁之

元守絳台州雜記略問水害之繇昔之緣

赤城集
城之民剝去客土日以薄圯是有水敗迺因新城出帑金以購材
募工礱石累甃環周表裏外內九門飾之樓觀縑木於門牝牡相
函外水方悍以禦其怒作十竇窗裁以密石內水方淹以疏其惡
又鑿渠貫城廡爲三支達壅停清餘波距川斲十二石杠蜿蜒跨
渠舟車竭來行者不病旬歲而工既於是秋水復攻不沒者三版
乃循閘闌垂木闔窗或持編菅或捧簣土輔堅窒隙扞有餘壯已
而水亡以縱遂

至和元年復大水城不沒者數尺孫守礪再加

復故道赤城集

增築嘉祐六年大水復壞徐守億謂城南一帶當水衝用牛踐

土而築之每日穴所築地受水一孟黎明開視水不耗乃止熙

甯四年錢守暄又纍以密石且慮水齧其足遂浚湖以其土實

之

赤城志

宣和中寇亂城多圯其北倚山無闌堞衆議修葺邑人

黃襲明白諸守令出私財以爲倡

襲明本傳

乾道九年火及闌淳熙

二年趙守汝愚又繕築焉

赤城志方岸江湖秋水時至北限大山壁不得

呂祖謙記臨海郡南東西三

騁怒齧隄足生聚懷懷恃城以爲命距海餘百里逋亡剽俠之所
遭惡歲輒睢盱洲淑睥睨郭微警者不敢弛析故閉修之政在
是郡爲首務蓋所以遠菑害銷姦萌非徒區畫封表備侯邦之制
也慶歷之水幾不爲郡元章簡公絳來守城復立宣和中盜發仙
居闖虛采入突薄欲登時則有戶掾滕君膺帥厲吏士圍以方略
寇不爲患父老紀焉乾道九年里旅不戒於火延及郡城堵隤
弛徑踰無禁菑氣未格民譌不甯問一歲太史趙侯汝愚自信徙
鎮暇日循行廡落屬丞掾而告之曰置守所以衛民顧屏蔽廢撤
若是其何以待不虞土功於古雖有常律傳春秋者復出啓塞從
時之例豈非城闐之啓閉實有邦之大紀隨時築治有不得而已
者耶况壯城之卒月粟歲帛凡以爲此益其廩而寬其程宜無不
可於是軍事判官蘇延壽受役要司輦輦金穀之稽兵馬都監胡

勝督裁巡功察其勉與不勉者命羣有司各保其所奠地守傳衆
力埤增卑薄塗塞空郄環城諸門作新者四曰鎮寧曰興善曰豐
泰曰括蒼修舊者五曰崇和曰靖越曰朝天曰順政曰延慶起淳
熙二年六月癸酉訖閏九月戊辰累日積功凡一萬五千三百七
十有六大抵取具於壯城之籍閒民願卽工者厚酬之不欲勿强
會其數厥役兵財十之二鍛斲民願卽工者厚酬之不欲勿强
醴之饋勞來之間相及於道其材瓦石甃之用積二十一萬七千
九百錢以貫計米以石計者合四千六百有奇維侯憂民急病之
意既達於下而精知周慮又足以綜理之故公無羨費民無留力
工無餘技役事首尾歷再時版甍並作觀堞堀興而近郊之甿初
未嘗釋隴畝也始侯之至詔奉計最朝十月報政之期甫半歲而
羸或謂是邦特侯假道休沐之地繕營之鉅者必姑存以須後乃
獨於入國阡陌未習之時驟舉力政百年之蹟成於指顧邦人德
其賜而樂其成請書勞於石抑不知因事而功見已事而迹泯一
培壘之緒業於侯何有哉至於不以久暫易意眇然長慮於耳目
之外以無負於寄委識此者蓋亦鮮矣遂書以諗台之君子東萊
集

三年秋大雨城又幾墊尤守表極力隄護事竟復修城城全

邦人歌之

志赤城

紹定二年夏旱秋潦九月天台仙居水自西來

海自南溢俱會於城下防者不戒襲朝天門大翻枳蒼門以入

雜決崇和門側城而出明年部使者葉棠修築之

王象祖葉侯生祠記略水

先壞門遂加堅爲深結深爲洞門三其限以受版石穴其防以爲限多門多罅水多衝枳蒼故塞枳蒼門枳蒼無罅水必犇豐泰併塞豐泰門患江之齧外爲長隄以護城足患水之衝內爲高臺以助城力城崇舊二尺厚舊三尺埋深以固址開壘以廣基器利材良土密工練展民居除惡壤暮穴其築以受水詰朝水不耗方止築三分其城新築者一補築者一餘環而高厚螯蟻之如一也轟然偉觀可並

邊城赤城集

元至正十八年方國珍竊據復營治之明洪武初

繕築完固永樂十五年相繼增葺嘉靖三十一年以倭患修治

幾費經營

方輿紀要

清順治十五年增修攝兵道胡文燁署府事王

階董其事視舊增高三尺垛口并三爲一自是屹然改觀

洪志胡

道自記云法曰地所以養民城所以守地人所以維城三者治國之本務也台郡駢山貫江無珍珠鐵之產無苞筐輝緝之饒山

頑峭不利賈土礪确不豐稼邇來連遭兵燹百姓創疲徵賦難斷
吏日操箠而督之亦茫無以應且城蕪池壅人惰兵譁一有不測
止袖手委而去之余承乏帶台備兵自剡溪而東邑無人邑鄉無
人鄉跟踰至上台故事兵使將按署吏胥先歛民間盛槁緡美帳
褥珍器以邀上下歡無問殘疲亦鞭策爲之余單騎赴司所用惟
杙几摺床水一孟甌數枚非敢矯激亦以云救也及巡歷城池見
城制狹而疏闐牆逼仄砌除湫葺丸泥可封心甚惻之適幕府經
歷深相詳酌余復同署協鎮君佐魏公暨廣川王司李端景相勢
度木凝土徵地形之偏而察其紀順陰陽之宜而從其候外則濬
河樹柵襟帶爲雄內則開拓餘丈廣袤寬坦址因地闢壘與顛平
又先與王司李議請重鎮建轟赤城以資彈壓隨蒙三院會題移
定鎮前川張公駐台張公壯猷宏略威懾薄海至則趣視周城相
機設備復於北城高處建敵臺數座謀周慮遠翻空出奇徵倖子
來成以不日余時同張公王司李登而眺之崇閣豐隆高明朗融
蹄從蹠躩軾聽和雍積陰起而暉陽沴氣散爲祥風若乃飛磴雲
基君子攸躋天地若開山川如碁高原下隰赤霞相宣騁游目於
天涯縱曠境於雲端設聞烽警飭衆登陣木石懸權亦堅亦利卽
天潢飛江逆波上流不敢越渡卽天羅武落行馬疾藜不敢橫衝
卽飛橋轉圓輓轡鉏鋤不敢輕踰溝塹晝而風舞旌搖不慮雲梯
遠瞭夜而吹笳振鐸不憂萬炬燒紅周備於內制勝於外勝備相

應若合符節欲爲畫灰書几可當密議之水亭不必縱橫鑿渠竟
似連綿之布網忘其久而無所爲久之妙運其久於有所爲久之
術由此黃邑效而設防海關懲而加慈增船增兵法曰一神明二
垂光三洪叙四無敵馴而致之余策短心長藉是可釋蚊負矣或
謂四盡三空工繁期促矧茲秧開五葉蠶育三眠於民業無少妨
乎余曰否否余與張公倡之於前王司李以實意體而行之率僚
屬捐俸以從而紳袍士民又嬉嬉然急功而効力相助爲理閱數
旬而工已竣問余余不知問之郡邑長郡邑長不知問之鄉紳士
民不知昔衛嗣君因口役民民弗安以告簿口曰是役也將以爲
民奚弗知簿口曰凡利民之意使民知不如民自口知民自口知
如民爲之而終不知爲之利語不云乎震震冥冥口蠲皆驚默默
味其口口逮抑余猶有說焉法曰奪敵之氣有五深溝高壘口
其口乃總而歸之曰有禮信親愛之風可以飢而飽有孝慈廉信
之俗可口口易厚其本而協其氣民心聯絡四輕二重可不勞而
成功然則善制而師儉修德以惠民議城守而先議所以守之者
所望於來賢及諸郡邑長輦千載苞桑之業以勦余所不逮爰螯
揪石鐫而誌

康熙五十一年郡守張聯元倡議增築

案舊制城有七門各

冠以樓南曰鎮甯門樓名神秀曰興善門樓名超然東曰崇和門
樓名惠風西曰栝蒼門樓名集仙東南曰靖越門樓名靖越西南

曰豐泰門樓名霞標西北曰朝天門樓名興公赤城志括蒼豐泰二門久塞崇和門初築時卽有月城其門南向以受山水趨朝之勢至鎮甯興善靖越朝天諸門向無月城皆張守所增築也

五十七年夏經營修復鎮甯興

善靖越朝天四門因相度形勢盡改向逆水重闢豐泰門

洪熙
揆修

復台郡
形勢記

雍正七年正月總督李衛奉上諭檄飭興修郡守江承

玠確勘鳩工極其鞏固

浙江
通志

歲久就圯嘉慶間邑令蕭元桂增

築之道光二十年邑人侯服捐資重修咸豐八年土匪林大覺

作亂攻城豐泰門當寂寞之地吳守端甫塞之十一年粵匪盤

踞環城諸樓悉被燬同治四年郡守劉璈次第修治

采訪

光緒二

十年倭人爲患奉上諭防守海疆郡守趙亮熙邑令吳鴻賓撥

帑修築重新城樓迺命培元局紳董其役

縣案

案洪志云赤城志載城故址東自小鑑湖循清心嶺而南縈抱舊放生池直接城山嶺古通越門土地廟自熙甯四年錢守築城徙而之西縮入里餘則是東湖未開之前其地在城內也又攷邑舊志稱明宣德志有列台城弔古八詠首曰尉遲故城當日因訪故老得抄藏修城表稿蟲鼠殘剝猶可辨認其略有勅以台城新改州路特命修築州城今欲北倚山險西南際江東則鑿池以爲湖外復疊隄而捍水其圍可九里而盈其徑可三里而縮之語遂據以爲唐尉遲敬德所造攷唐書敬德自歸唐之後嘗從秦王徵討不離左右及秦王登極以功封吳國公授荊州道行軍總管歷襄同鄜夏四州都督老就第並未築城台州之事况改郡爲路係元時事而凌湖築隄則宋錢守事是必元時修築所遺之稿因尉遲故城四字遂附會其說耳又案廣志繹復載唐武德間刺史杜伏威所遷李淳風所擇等語攷沈法興於隋義甯二年反於吳興改臨海爲海州杜伏威於唐武德四年平李子通改海州爲台州五年卽入朝未嘗身至台州其移治於大固山則隋開皇十一年事也非伏威明矣

海門衛城 在縣東南九十里三十八都明洪武二十年信國公

湯和建

撤黃巖縣城石料爲之

城高二丈五尺周迴五里三十步長一千

三百一十丈垛口八百三十個三面依山一面阻海北面去城一里平川陸地清順治十八年并前所桃渚遷棄立臺寨置兵爲守康熙二十二年海寇悉平城守復舊

洪志

前所城 在縣三十都海門衛東中隔椒江水面十里城高二丈三尺周迴三里六十九步垛口三百二十個明洪武二十八年

建

洪志

桃渚城 在縣三十三都海門衛東北五十里城高二丈一尺周

迴二里七十步明正統八年建東南至前所四十里北至健跳

一百里西至府城一百二十里四面枕山一面瀕海

洪志

章安古城 在縣東一百十五里章安鎮漢回浦縣三面有浦故

名後漢改章安縣

洪志

子城 在大固山下

洪志

案舊經周迴四里始築時不可攷或云州

治舊在山上有子城故址焉後隨州治徙山下其門有三南曰

譙門上有樓不名東曰順政門樓名東山西曰延慶門樓名迎

春城之南內外號內外班舊傳錢王俶守台胡進思自此迎立

之有班直分寓於此故名

赤城志 王象祖記子城東自鼓樓踰州學過東山閣包職官廳歷玉霄

亭入於州之後山西自鼓樓介於內外班之間而長於內外班曲而爲洞門又曲而依於大城今越帥徽猷郎中葉公之再造台邦日以修城之餘功修之也初子城埋於闌闔蝕於民居寢侵寢削而又乘以巨浸剝落無幾乃出遺址展閭巷定丈數立表識器利用備築之登登巒之稜稜或帶之抱或翼之展或繩之直物采炳耀威儀章嚴侯度改觀矣既成將筆之於石或謂物大者體必重力微者事亦輕舉其重則輕可略環台城而新之既饒諸珉矣因大城而及其微不書未缺典也故大城東西南三面爲丈二千四

百有奇州後北山城爲丈九百有奇而子城之丈不過三百有六
十積長較短曾不能十之一也大城增高加厚挺高斲深邊江蹙
水包山越谷其用物也宏矣其取功也多矣子城量材數力曾不
能五十之一也大城水潦每降江潮互凝春撞無時傾圯有自不
遠其防曷善其後於是爲長隄一千四百丈以捍城足涉江之西
有盤口潮汐上其後於三疊復以捍隄復慮其難恃乃撒椿於江深踰
二丈累石於椿結成鐵雉復以礪發掘所至監紹定之水試滲萬杵同
力百材共良門關如鐵心思盡於此城而子城因平地施版築
可施增至和之謀精神也若何而筆嗟夫談曷其易郡國之
費公之規畫曾不能百之一也魯城分於春秋屢書鄭郭之入
立城郭惟重則俱重孰爲彼此城城中城春秋屢書鄭郭之入
說者謂郭者郭也內必有城矣然則城有分於內外無分於輕重
明也且作者必紀以有俟也紀而獲傳以有攷也有千年之州治
必有千年之保障並存並久一成不變豈非厚幸而城復於隍泰
必有山附於地剝乃先復變與時會不能無也然否終歸於泰
剝必繼以復者以前浩浩蕩蕩幾二百年而載見豈數乎事之方殷千
自慶歷至紹定浩浩蕩蕩幾二百年而載見豈數乎事之方殷千
里一壑懽不可究有一儒生茫搜遺蹟得蘇君茂齡修城記於倅
廳面壁之刊碑模以片紙如獲千金數而不足證則子城與郡咸
休存片石於樓側之隙地公之功固多矣數而不足證則子城與郡咸

存片石可考功不又多乎故子城之記書之詳辭之復於公之功
巨細不遺以俟後人雖獲罪於或者之論不辭也公名棠字次魏

乾道丞相之孫詳見
於生祠記赤城集

案赤城志卷首羅城圖內有子城以今坊巷考之譙門當在鎮甯
廟前直街近聖書院巷口東循近聖書院過府學折而北從州橋
頭過鼓樓直至東嶽宮繞入山後西自近聖書院巷口直至栢蒼
門舊址以附於大城其內外班暨洞門赤城志圖不記所在無可
考證東山閣卽子城順政門今大街鼓樓是也從鼓樓下過府署
前直至西門街口當有迎春坊與順政門東西相對嘉定志圖不
載其亡久矣
台州札記

縣舊城 周迴二百九十五步縣治附州城無郭郭或云今左右

繚牆沿城隍廟至天台館達上古巷其步數實合意舊有城而

後易爲牆也

赤城志

公廨

縣治 在大街西創始無考宋皇祐二年崔令黃臣重建

赤城志 章望

之記官府之廳蓋宣王命而蒞政事之所也皇祐二年正月臨海縣新作正廳何新乎逾舊也向之時庫甚矣歲久朽且不支今宰崔仲牧迺革之仲牧惠和而敏故其舉事也中而遺於人也遠不亦嘉哉赤城集

乾道九年火清熙六

年令彭仲剛重新之

尤守表記乾道癸巳秋九月臨海居民不戒於火熾爛扇延以及縣治燔爇俱盡當

官者因陋就簡僅能建三椽於煨燼之中以聽獄訟吏民無所托足案牘無所棲列一遇風雨則沾漬暴露叫呼謹叟訟牒計簿散匿吏胥之家最易甲乙莫可質考縣日以不理後三年予來爲州有意興之而無與任其責者淳熙丁酉秋永嘉彭君仲剛來主縣事予聞彭君舊矣心固望其有爲彭乃言曰夫環百里之地而爲之長聚萬室之衆而聽其令民社所寄視古子男治必有所一邑之條教於是乎出而司存弗備亡以施政廢之當舉舍此孰先然役大用夥非受命於郡則令不得擅敢以爲請予乃畀錢三十萬使營度之是冬予罷官歸踰年則彭以書來告成矣外爲重門以嚴啓閉上建層樓以歛勅書治事有聽燕居有室翼以修廊挾以外廡吏直賓次環列有序與者爲藏夾者爲獄爲亭於大門之外以班詔令爲閣於東廡之上以藏案牘爲堂爲齋軒以備宴休游

息之地下至於庖福之所微至於什器之末雜至於丹墀螭甍之事纖悉畢具規撫堅壯工用精密總爲屋八十有一楹中鑿五池瀦水爲備復以其餘力建丞簿之舍而新社稷之壇嚮之荆榛瓦礫之場今乃爲高明宏麗之觀民始識有官府之嚴而稱其所以爲邑大夫之居者問其經費之所出則曰未嘗巧取而苛歛也凡材之隱於吏而亡籍木之訟於官而願獻者悉取而拘之鉤校畸贏積累銖寸故費廣而不闕問其工役之次第則曰未嘗厲民而強使也籍境內之爲工者若干官出僦庸率如其私之直居處飲食先爲規畫使極安便率旬有五日而迭休之其用夫止及於附邑之三鄉家止一人役三日番無過十天而亦與之庸省督工程無苟簡怠惰之患謹視給散無稽留胥削之弊民之與官爲市爲役者若私家然故役大而不敢怠卒而趣辦也作於農隙而弗己亥之秋問其所以久則曰不敢怠卒而趣辦也作於農隙而弗奪其時休其力而弗盡其用慰諭其勤而策其不勉民咸勸趨故工成而不勞夫聚財有方用民有節舉事有漸顧何往而不濟哉予嘗謂今之士莫難於爲邑弱者不足以有爲而健者或以病民幸而得強弱之中則積貧之姦民撓之欲興事造業有其志而不克成者多矣又幸而不爲積貧之所困姦民之所撓而在上者或不察不得自展其才者亦多矣當君之始至賦亂政龐隱戶移稅弗可究詰乃考質劑乃正疆里逋租匿役披露首服吏姦民瘼